

日本旅游地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石井英也 白坂蕃

〔摘要〕 本文回顾了近年来日本旅游地理学的研究工作并明确了其未来的任务。在总结了日本旅游活动的历史和特点的基础上,把旅游地理学研究归结为空间组织的研究、景观形成的研究和其它研究(包括景观评价和旅游资源的认知研究等)三类。

在空间组织的研究中,地理学家已经探讨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旅游空间和由不同类型旅游地所构成的复合旅游区。然而进一步发展城市旅游地理研究,对于探讨旅游空间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有关景观形成的研究工作比空间组织的研究要多一些,但大多数以前的工作都是有关温泉和民宿聚落(minskuku)的研究,而且仅限于其经济意义方面。地理学家必须开阔视野,去探讨与其有关的社会和文化地理学问题,并应注意环境保护问题。景观评价以及旅游资源认知的研究尚处于开创时期。从整体上说,日本的旅游地理学研究落后于其它发达国家,尤其是在计量方法和环境认知等现代技术手段的应用上。展望未来,日本旅游事业的发展将会对旅游地理学的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一、引言 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人们闲暇时间和流动性的增加已经使旅游活动发展成一项十分兴旺的事业。正像其它人类活动一样,旅游活动也有其地理学意义。人们需要空间来构筑新的景观,并将空间转化为一系列的功能组织。地理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分析这种空间组织的形式和形成过程。本文回顾了日本地理学家近年来对旅游活动的研究情况,以便找出尚待开拓的研究领域。

二、日本人旅游活动的特点 一些日本和国外的地理学家已经描述过这些特点。1980年,西德的Schöller以一个西方人的观点报道了日本人旅游活动的行为特点。在这篇关于日本旅游事业的报告里,Schöller提出了这样一些反映日本特点的现象,如短途团体观光活动,给长途旅行者捐款的习惯,以及旅游者负有购买礼物的责任等等。本研究时常参考以上这些研究工作。

尽管某些旅游活动方式可能自人类社会开始时就已存在,但现代旅游活动通常被认为是工业革命后城市社会的产物。然而当闲暇活动已在开始创造物质景观和引起各种竞争性事业时,它便具有了地理学意义。认识到这一点对地理学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日本人旅游活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以前的18世纪早期(江户时代中叶)。这个时期的特征是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安定的社会环境,商品经济得到了发展,全国的道路网络系统也得到了改善。人们开始了经常性的出游活动。他们建立了互助储蓄团体组织(kou)用以外出参拜著名的神社和佛寺,还在参拜神社和佛寺的途中顺访京都以及其它名胜古迹。另一些人则为了疗养的目的而开始去洗温泉浴。因此,在一些著名的佛寺和神社前,以及在温泉的周围便出现了宗教旅游镇等旅游地域组织。

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19世纪晚期,类似的旅游活动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而不断发展着。本世纪初,上层社会人士开始形成了避暑和避寒的习惯,海水浴和滑雪也成了新的旅游项目。国家公园在30年代建立了起来,铁道部积极地发展运输网络,日本旅行局则大力宣传旅游。

到了1955年,日本经济已经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在这段恢复时期过后,尤其是自1960年以后,日本经济开始出现了飞速增长,闲暇活动开始普及到各阶层人士当中。然而其旅游活动中的一些传统特点一直保留至今。首先,由于假日短,隔夜旅游的旅游天数没有增加。据日本旅游协会调查,1980年时在所有隔夜旅游者中,有56%的人只住一个晚上,有24%的人住两个晚上,仅有3.9%的游客住六个晚上或更多。尽管最近做长期旅游和出国旅游的人数有所增加,但日本人平均旅游时间长度仍然远比欧洲,特别是西德要短。由此导致了日本旅游胜地大多位于大城市的附近。

其次,这些旅游活动绝大多数都是公司、团社为其雇员或社员组织的团体旅游。他们通常都是走马观花般地去温泉疗养地或参观名胜古迹。据日本旅游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是到了70年代末期,家庭旅游和散客旅游人数才超过团体旅游人数。第三,尽管闲暇活动在年轻的一代人中已日趋多样化,但温泉浴仍然吸引了所有游客中30%的人。因此,大型的旅游区就在温泉周围发展起来了。第四,绝大多数的旅游活动集中在五月初、八月中以及十二月底到元月初这几段有限的假期里,因而在此期间那些著名的旅游胜地都十分拥挤。

旅游活动的这种季节性和统一性导致了城市地区旅游设施类型的交替发展,像Takeuchi (1984)所指出的室内综合娱乐场与高尔夫练习场的发展情况就是其中一例。1980年以来,随着缩短工作时间的呼声不断高涨,五天工作制已逐渐为政府所接受。闲暇时间的增多,汽车的大众化以及公路系统的发展将会扩展旅游地的区位,使闲暇活动趋于多样化并将使旅游活动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

三、日本旅游地理学的发展 日本旅游地理学研究的发展不仅落后于其它发达国家,也落后于日本地理学的其它研究领域。Aoki和Yamamura (1976)侧重于总结对聚落的研究,而Takeuchi (1984)更重视对旅游经济研究的探讨。综合性考察的不足不仅是由于缺乏统计资料,缺少研究人员,以及受认为旅游活动是奢侈犯罪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也与先前提到的旅游活动的一些传统特征有关。

对日本的旅游进行地理学研究始于本世纪20年代,当时全国的铁路—公路交通网络已经形成,旅游活动正在逐渐流行起来(Aoki和Yamamura, 1976)。这些研究主要是温泉旅游地的描述。

从1930年到40年代早期,除了温泉旅游地以外,旅游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展到了宗教旅游聚落、登山旅游聚落以及海水浴场的研究等方面。然而这些研究仅仅是把旅游研究作为聚落地理学或区域地理学的一个部分。尽管Kiuchi (1940)对全国范围内温泉聚落的分析已远远超出小区域专题研究的范畴,但是有关的工作并没有继续下去。

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1960年以后,随着旅游活动的大众化,旅游研究工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有所增加。在这里,我们把旅游研究工作归结为以下三类,即(1)空间组织的研究,(2)景观形成的研究,以及(3)其它研究(包括景观评价和旅游资源的认知研究)。

1. 空间组织研究 与战前旅游地理学研究不同,近年来的研究侧重于旅游活动的空间方面并力图使规律系统化。如50年代和60年代Iwata及其学生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工作,其结果发表在1968年出版的《旅游地理学研究》中。这本书大部分文章的内容是描述旅游设施和旅游者空间流动的。他们试图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去划分以城市中心为节点的旅游功能区。尽管旅游者空间移动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但只有一部分研究工作继续做了下去。

其它工作试图去讨论旅游空间结构的各个不同方面。Koike (1960) 发表了最为著名的研究之一。60年代迅猛的城市化浪潮为地理学家提供了大量机会, 去分析大城市周围的旅游胜地和城市旅游区。通过对大坂市居民旅游行为以及大坂市周围旅游地的分析, Koike 划分出了旅游同心园地带, 包括“大坂市”, “半日游地带 (单程旅行需时 1 小时)”, “一日游地带 (单程旅行需时 3 个小时)” 以及“隔夜游地带 (单程旅行需时大于 3 个小时)”。在这四个地带中, 旅游形式、设施、游客数量以及景观都显现出明显的差别。Takahashi 和 Takabayashi (1978) 在静冈县一个中等城市滨松市, 对该市居民的旅游社会学以及旅游地带的划分进行了研究。他们报告说这里的居民周末旅游 (单程 1 小时) 最远达 20 公里, 明显比大城市居民出游距离短。他们还指出周日、周末和隔夜旅游地带并不必须是简单的同心园形式分布, 因为社会活动、经济状况、交通线以及旅游资源的分布都是非均质的。

在所有旅游活动中, 对景观变化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强烈影响的是隔夜旅游。人们花在交通上的时间和金钱一旦超过花在旅游地上的时候, 便形成了所谓的隔夜旅游地带。尽管难以统一划定隔夜旅游地带的距离, 但它们通常都位于大城市 100—150 公里以外的地方, 单程旅行至少需要 3 个小时。Yamamura (Asaka 和 Yamamura, 1974) 通过分析温泉旅游地游客的来源, 来确定东京—大坂—名古屋旅游地带的范围和特征。Yamamura (1967, 1970a) 还通过对游客流动、食宿设施以及旅游业的研究, 进一步分析了东京旅游地带中温泉旅游地的发展。他认为这些旅游地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与东京的交通条件和旅游业投资。Yamamura 的综合研究不仅涉及旅游者的流动, 还涉及到景观形成以及旅游发展过程, 这些我们以后要加以讨论。

石井 (1970, 1980) 选择了民宿聚落 (minskuku) 作为他的研究对象。所谓民宿聚落是由农民或渔民作为副业来经营的旅游住宿设施, 一般价格都比较便宜。自 60 年代旅游活动日趋大众化以来, 这种民宿聚落的数量成倍增加。石井认为民宿聚落区是作为大城市旅游地带 (比如东京) 的一部分而发展起来的。他在滑雪场和海滨浴场的基础上把民宿聚落分为山地类型和海滨类型。有关这两种类型的研究, 由白坂和 Tanno 继续了下去。白坂主要研究滑雪地民宿聚落, Tanno 主要研究海滨旅游地民宿聚落。二者的研究重点都放在旅游地聚落的发展上, 白坂 (1976, 1984, 1986) 还研究了滑雪地的发展及其在日本的分布情况。他从资源状况、城市与滑雪地之间的交通以及社会经济条件三个方面来解释滑雪地的区位。他认为滑雪地区位主要取决于自然条件 (雪的种类、数量以及地形条件等)、火车站与滑雪场之间的交通条件、发展投资以及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 Tanno (1985, 1987) 研究了近畿旅游地带, 确定了其民宿聚落类型和旅游地类型, 并把名胜古迹周围的传统民宿聚落类型划为海滨类型旅游地的一个亚型。他认为在当今汽车时代, 单一功能的旅游地没有发展前途, 必须去发展多功能综合性旅游地。后来, Tanno 又以其在三重县志摩地区的研究实例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检验。通过对不同单功能旅游地以及这些旅游聚落之间功能联系的分析, Tanno 发现具有不同资源和不同历史背景的各个旅游地构成了一个大的旅游系统。这种类型低于工业或农业系统的空间系统的发现, 无论对理论地理学还是应用地理学都具有重大意义。

尽管由于日本缺乏长假期而导致了城市区域旅游设施交替性地发展, 但对于城市旅游活动尚未进行系统性地研究。Koike (1960), Takahashi 和 Takabayashi (1978) 仅把这个问题作为城市地理学的一个部分加以涉及。其它的研究也没有超出个别实例的描述, 例如, Hattori (1979) 在《城市与娱乐区》中论述了闲暇活动对城市形成的意义。地理学家还发表了一些研究工作, 涉及到运动设施 (Saito 等, 1985), 旅游农业 (Yamamura 和 Ura, 1982; Tanabe,

1985),城市区域的绿地(Ebato, 1975; Hashizume等, 1982)以及郊区高尔夫球场(Osaki, 1976; Iwamoto, 1978)等方面。然而,对城市旅游活动的地理学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

2.景观形成的研究 由于自二次大战前以来,日本的旅游地理学一直是被作为聚落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一部分来加以研究的,因此有关景观学的研究远远比空间组织的研究要多。战后首先对此进行研究的是Nomoto。在1961年对妙高高原的研究中,他认为在分析温泉聚落的形成及其特征时,对区域社会经济条件进行历史发展回顾是必要的。

另一项著名的早期工作是Itoh和Aoki(1962)对日本中部管平高原旅游开发的研究。他们认为旅游开发研究必须突破诸如对旅游设施或游客人数这样一些统计资料进行处理的范围。他们强调了开发者的决策过程和开发方法的重要性。因为日本早期的旅游开发通常都是由城市里的财团,特别是铁路公司来进行的,因此这项研究就很有说服力。

Yamamura(1967)把这两位先驱者的看法归结为内部和外部两种因子。他认为旅游地与大城市之间的交通状况以及私人铁路公司的投资是外部因子,而拥有温泉使用权的团体、土地所有者及其对开发的态度等是内部因子。他实地考察了这两种因子如何对温泉旅游地的发展产生影响。

60年代末期以来,地理学家积极从事于由于旅游事业发展而产生的乡村聚落变化的研究。Asakawa(1964)研究了长野县白马村的民宿聚落的发展。石井(1980)研究了长野县和静冈县伊豆的一些民宿聚落的形成。Shirasaka(1986)分析了志贺高原和野泽温泉的滑雪地聚落。他们从多方面讨论了乡村聚落旅游事业的发展,包括劳动力在农业、渔业和民宿聚落事业中的分配,城市资本的引进和当地人的反应;传统土地利用方式和区域组织,社会集团,土地所有者,地方政府的政策和农业/渔业合作社,新居民的作用,旅游业就业及其在控制人口方面的作用等等。Tanno(1987),Yamano(1980)以及Matsuda(1980)也都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工作。

石井(1986)总结了以往关于民宿聚落(minskuku)区域形成的研究以便找出进一步的研究路线。他把景观(Landschaft)或区域定义为一个系统,它由区位—环境子系统,社会—经济—文化子系统和一组决策者构成。他把景观的进化视为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根据交通条件的改善和经济政策的变化,通过专业化分工来加强对时间和空间的利用,以此来达到提高生活水平的目的。石井用编年式研究方法考察了区域特征,社会结构、劳力分配、土地利用以及传统产业与新兴旅游事业的资源状况比较,并归纳出一个描述性模式。

一些学者从更专门化的方面进行研究,比如Konishi(1980)在妙高高原研究了乡村村镇在旅游发展中的作用,并通过商业化程度对这些村镇进行了评价。二次大战后飞速增长的旅游需求使大规模的旅游开发活动成为必然的现实,因此开发活动频繁出现在乡村聚落周围的森林、草地和海岸带上,因为这些地区的传统产业已不能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这些地区一旦开发后,便很快由传统的农业或渔业村镇变为旅游村镇。在大规模开发的早期阶段,主要是私营铁路公司在这里进行开发,近来,地方政府和那些想改善自身生活的人们都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开发者的行列中来了。Ike(1986)通过对村镇土地的旅游开发利用进行分析,详细研究了长野县立科町的两个村镇的社会结构。

如果我们把涉及到旅游现象的聚落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的研究算在内的话,有关景观形成研究工作的数量是很大的。关于旅游活动对区域、土地利用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的综合性研究,包括了Birukawa和Yamamoto(1978)的《海岸聚落生态学》和Ichikawa(1966)关于高原的一系列研究论文。

另外一些地理学家还研究了旅游城市的起源和发展。京都、奈良以及日光市等城市主要是靠旅游业发展起来的。尽管大多数工作是从城市地理学角度来研究这些城市,但仍有一部分是侧重于其旅游事业方面的。比如Yamamura (1970b, 1978, 1981)分析了热海、草津和别府等温泉旅游地。Takahashi等(1974)考察了伊豆的下田市。这些研究通过旅游资金、产业、设施、设施的专门化、职业结构以及景观变化等指标来描述旅游导向的城市化过程。然而,仅仅靠这种经验性研究是远远不能指出其旅游地理学意义的。

3. 其它研究 近年来对旅游现象的研究已超出了空间组织或景观形成这两类范畴。在这里,我们将对一些代表着新的方向的重要研究工作进行总结。

新方向之一是景观评价研究。大部分研究工作是在市政工程和风景规划领域内进行的。Mizoo (1983, 1987)是最先研究景观评价方法的唯一的地理学家。他通过尽量排除心理因素,将人为评价与地理学客观评价结合起来,去发展一种用尽可能少的因子来进行客观性景观评价的方法。这种方法先将旅游资源分为若干地理要素,然后用因子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去简化这些要素,再通过专家判断法来得到评价因子,最后建立一个景观评价预测方程。通过实例研究, Mizoo认为对于单一性资源比如湖泊来说,清洁性、封闭性以及周围景观是重要的评价因子。对于多重性资源,他提出可以通过级别、尺度、对比、色彩以及地方特色的结合来判断旅游资源的价值。

另外一项引人注目的工作是Oguchi (1985)关于历史上人们对海水浴态度变化的研究,他以此作为对相关的景观进行景观认知研究的一个实例。根据Oguchi的研究,在明治时期的19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尚不存在海水浴。海水浴的概念是通过德国医学引入日本的,因此早期的海水浴主要是为了健康疗养。海水浴场主要设在基岩海岸。到了本世纪初,海水浴才逐渐成为一种闲暇活动方式,并开始扩展到沙质海岸。他据此认为通过新价值观的引进,同一个地理区位可以由“不利”向“有利”转化。通过这项实证性研究,他揭示了人们对作为旅游资源的海水浴场的认知态度(价值观念)的变化。

除此之外,其它一些研究还涉及到古迹的保护(Ichikawa和Shirasaka, 1980)、垂钓旅游(Kishida; 1981)、日本的外国游客客流(Shirasaka, 1982)、其它国家的旅游研究(石井, 1979)以及温泉旅游地的发展史(Yamamura, 1987)等等。

四、旅游地理学的未来任务 尽管旅游地理学的研究在不断增多并且日趋多样化,但所做的工作还是远远不够的。地理学家的首要任务是要增进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另外一个尚待开拓的领域就是要大量引进计量技术和环境认知等现代研究方法。

关于空间组织的研究,我们需要对城市区域的旅游活动进行彻底地调查。由于日本人仍然比西方人缺少闲暇,他们便在城市区域里兴建了大量的旅游活动设施。为了更好地认识旅游活动的空间组织,对这些种类繁多的旅游活动进行系统地调查是非常必要的,尽管缺乏口径统一的统计数据以及旅游活动的迅猛发展给这种调查增加了难度。为了研究空间组织,地理学家还必须进行游客旅游行为和客流的分析。尽管战后日本的旅游地理学研究正是以对旅游流的研究开始,但这种方法后来几乎被遗忘了。统计资料在可靠性上的缺陷可以通过征询来弥补,同样,时空分析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空间组织研究不仅应注意以城市中心为核心的旅游地空间布局,也要研究旅游地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日本人倾向于到有限的几个旅游地去旅游,并在某一个旅游地停留较长的一段时间,因此空间组织分析就必须研究不同类型旅游地的分布以及所来游人的流动状况。Tanno的研究(1987)就是一例。他通过对由不同资源和历史背景的几个旅游地所构成的复合旅游区的研究,成功地揭示了日本人旅游行为。

地貌对生态系统模式 and 作用的影响

F. J. Swanson 等

地球表面的地貌特征能调节有机体的分布和活动过程

只了解景观类型、变化过程、与历史的关系作为推测几个时期和地区生态系统的规模是困难的。地貌，像泛滥平原和扇形冲积地；造貌运动，像河流的侵蚀和堆积，都对该地生态系统的发展以及物质和能量流动有着重要作用。在较长时间中，造貌运动形成了地貌；而在较短时间中，地貌可作为调节造貌运动范围和速度的因子。

生态系统与地貌、造貌运动密切相关。造貌运动的历史可直接从植被的组成和结构中反映出来，因为这些地方是造貌运动与植被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植被建成以前就开始了造貌运动，或是与植被同时巧妙的作用。造貌运动能通过调节一个景观（或一个地形系列）中的土壤特征而对植被分布产生很大影响。

造貌运动、地貌与发生在不同时期和部位的生物区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在一个适合范围内，部分植物由于土壤侵蚀而减慢生长，或由于地壳运动而遭致破坏。在一个较大范围内，地形分布及大高原通过影响环境的温度和湿度，以及在环境变化期间引起地貌变迁，调节着该地区动植物的分布。要在从几公顷到数十万公顷范围内进行地貌，生态和景观

由于日本人旅游活动的特点，对景观形成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温泉和民宿聚落的研究上。然而迅速的汽车化过程已使旅游活动变得更加随意，从而使旅游活动形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趋势还将继续下去。因此，必须对由各种旅游活动形式所产生的旅游景观的形成，包括旅游城市进行研究。地理学家还要研究旅游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旅游地理学必须吸收农村地理学的最新研究所采用的思想，即去考察农村村镇的非农业化过程。我们打算讨论这种思想的那些研究工作，因为它们是农村聚落研究而不是旅游地理学。正像Takeuchi (1984)所指出的那样，目前有关景观形成的研究过分注重其经济意义了，必须发展社会或文化方面的研究，还应注意旅游区的环境问题。旅游区的旅游事业发展，由于外部资金和人员的流入，导致了传统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旅游活动经常破坏环境，而这种环境在传统经济活动下是得到了很好地保护的（石井，1986）。

有关景观评价、旅游资源认知以及环境保护等研究尚处于开创阶段。尽管Mizoo (1987)发展了景观评价研究，但他的地理因子分析并不总是十分切合实际的，这也许是由于日本的旅游地更趋向于由时尚、心理以及社会因素来决定。这种地理模式与实际情况的偏离还有待于矫正。

总之，日本的旅游地理学缺乏参与区域规划的应用研究。尽管在六十年代，地方政府经常请地理学家进行旅游规划咨询，但由于基础研究的不足导致了目前很少有人再请地理学家进行咨询的状况。当然，可以肯定地说，随着日本旅游事业的发展，地理学家所肩负的责任将会愈加重大。

高豫功译自《Geographical Review of Japan》, Vol 61 (Ser B), No. 1, 111—119, 1988